

人世间

杏花深深戏韵长

杨晓

上口高家位于蓬莱城西，四面环山，村子周围是绵延上百亩的梯田，层层叠叠种满了杏树，有“杏花谷”之称。每年春天，上口高家就会被一片片红的似霞、白的如雪的杏花簇拥着、环绕着，烂漫的花事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纷至沓来。不过，我对上口高家尤感好奇的不在杏花，而是其悠久的京剧表演历史。

京剧是国粹，像阳春白雪，它如何在这个小山村传承下来的呢？带着疑问，我来到了这座略带神秘的小村庄。

走进村子正赶上村民在排练，排练厅既简陋又豪华。说简陋，是因为仅有二十多平方米，不宽敞也不明亮，青砖铺地，木框窗户，木桌木椅经过岁月的洗礼已经油漆剥脱，留下斑驳暗淡的色彩。说豪华，是因为这里的乐器一应俱全，像京胡、二胡、月琴、弦子、鼓板、大锣、铙钹等等，一个戏班子该有的家伙什都能在这里找到。

桌面上，是厚厚的几大本乐谱、剧本。听老人们讲，在村委会里还保存了两个老戏箱子，有二百年的历史！我不禁讶然。此时，屋里正在表演器乐合奏，只见几位衣着朴素的大叔抡起了鼓槌，敲起了锣鼓，铿锵有力的鼓声和锣声从他们粗大的指节间流淌出来，震动着你的耳膜，拨动着你的心扉，迸发出一股强大的穿透力，飞出木窗，飞向辽远的高空。接

着，两位农家妇女颈项上各搭一条红色的围巾，手势一起，便开始了《贵妃醉酒》的表演。她们唱腔细腻婉转，表情丰富生动，一举手一投足，居然颇为妩媚动人，虽然没有妆扮，却也有几分贵妃扮相。有人说，京剧是童话里的水晶鞋，它可以让普通人在刹那间变得光彩照人。斯言不谬啊！

一曲唱罢，我跟两位演员攀谈起来。她们一位65岁、一位82岁，都是土生土长的村民，既未进过什么科班，又非自幼学戏，纯属爱好，干完农活就喜欢唱上几句，一来二去，竟琢磨出许多唱戏的门道来。她俩告诉我，上口高家村自清代中期就与京剧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当物质生活逐渐丰富，村民们精神追求便越来越高，他们自发组织起来，成立了“同乐会”，到处拜师学艺，甚至从大连京剧院请来了名角高师传经授艺。大家集资购买了行头、乐器，置办了好几个大戏箱。村里的老人回忆起当年大伙凑在一起共享“豆腐菜”的情景，至今仍津津乐道。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戏班子中有一位乐师在练习打鼓板时入了迷，有一回他赶着牲口，去离村五六里远的“望儿岭”地里送粪，路上拿出随身携带的两根小木棍，对着驴屁股一路敲打，沉迷其中。直到牲口在自家地里转了一大圈，又驮着粪回到村里，他才在村民们的笑声中恍然惊醒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高家村的戏越唱越红火，越演越精进。他们曾跟蓬莱京剧团赛过戏，还曾登上大舞台与专业演员们唱过对手戏。村中那些技艺精湛的演员，还经常去外地的大剧院票戏：高乐芳擅长红脸小生，号称“高票少男”；高传芳、高名礼，一个长于武生，一个长于黑脸。更有趣的是擅长花脸的高进厚，英俊潇洒，戏唱得好，人品更好，迷倒了老戏迷，将女儿嫁给了他，还带来了十八亩好地作为嫁妆，一时间被传为佳话。

排练厅的乐声再次响起来，一位老者弹起了月琴，粗壮变形的骨节下流淌出潺潺的琴音，如泣如诉，如怨如慕。“海岛冰轮初转腾，见玉兔，玉兔又早东升，那冰轮离海岛，乾坤分外明。皓月当空，恰便似嫦娥离月宫……”圆润娇柔的唱腔，徐徐地送入我的耳朵，令我再一次迷失在京剧的魅力中。

是啊，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永远不会过时。就像京剧，以中华五千年文化为根脉，修炼出一种极致的美，即使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，也将它的DNA融进村人的血脉里，一代一代传承下来，绽放出耀眼的光芒。

屋外一株高大的杏树，花影婆娑，将阳光筛得丝丝缕缕，如点点繁星，随着风，和着悠悠戏韵，摇曳起舞。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杏花气息，簇拥成一种难以名状的美。

时光里的身高线

慕然

每一圈年轮，都是岁月画下的痕迹；每一道皱纹，都是日月盖下的印章；飘逝的落叶，记录着光阴的流转；门框上深浅不一的身高线，则刻下了温暖的记忆。它们犹如五线谱，配着时光的留声机，唱着曾经之歌。

那一年，在剧院入口处，我踮着脚尖想超过检票口的一米线，惹得父亲大笑：“那是免票线，超过就要买票了。”那时候，我天真地认为那条线是成长的标记，超过那条线就意味着可以像父母那样，拿着票递给检票的阿姨，有一种长高后的仪式感。每个孩子都渴望成长，可是成长过后却把无忧无虑丢在了童年。对号入座，父亲把位置给了我，自己则站在最后一排，被前面站在条凳上的人挡住了视线，整晚只看见一排晃动的后脑勺。散场后，我又跑到检票口，站在一米线下，挺直了腰板。

回家后，在丑丑的门框上，父亲画下了第一条标志着我开始向上成长的小横线。后来，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让我站在门框旁给我量身高，我总是迫不及待地踮起脚尖，试图让那条线往上升一点。那一道道长短不一的横线，见证了我的成长，每一道的背后都是一段记忆，将我童年成长的印记悄然刻下。

那年春天，刻下的身高线正好一米。父亲把我举过头顶，护着我。我踩着父亲的肩膀，看晨曦，听春风。我指着那一条条道路，问父亲它们通向哪里。父亲告诉我，它们通向远方，通向希望。那时我根本听不懂，只是觉得踩着那宽厚的臂膀，总能看得很远、很远。

我的身高线与父亲的身高齐平是在一个秋季。那一日，阳光驱走了秋天料峭的微寒，劳作而归的父亲擦干满手的泥土，为我记录下新的身高线。可是，当父亲站到门框前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，他已经达不到之前的高度了，悄悄矮了半截，鬓发也开始斑白了，额头的皱纹如同那一道道身高线一样，越来越多。

去远方读大学那天，我提着行李与父母告别。当脚步迈过门框，我停了下来，让父亲记录一下我的身高。这时，母亲又拐进厨房，端着一盘水饺过来，用手捏起水饺，塞到我的口中，我嚼足了劲又多吃了几个。看到我嘴里塞满了水饺，父亲笑，母亲也笑：“多吃饭，换个地方还能长个儿。”我回头看看身高线，看到了家人的陪伴和过往的笑脸。

前几年，我们搬到新家，离开老屋那天，父亲和我还是那么默契，我负责站立，他负责画线，画下了最后一条身高线后，我和父母在那些歪歪扭扭的刻度线前拍照留念。看着父母日渐佝偻的身躯，我特地把双膝微曲、弯了弯腰，以此缩短我和父亲的身高差距。“站直了！”父亲笑道，“还记得你小时候踮着脚尖想长高吗？”父亲的话让我鼻尖一酸，不知不觉中，父亲已比我矮了一头多。

那条身高线之后好多年都没有更新过。前几日，我带着儿子回老屋，看到院子里的树木正吐露着新的芬芳，门框上那一条条长短不一的身高线，竟是如此亲近。一条线，便是一段美好的回忆，每一笔都是值得心灵去投靠的地方。我刚想在门框上刻下儿子的身高，突然发现他早已跑到门框前，站得笔直，正等待着我。

地铁里的阅读者

戴发利

每一个凌晨，城市都会如约醒来。醒来后，地铁就徐徐出发了，接着呼啸飞奔。高楼林立的地下深处，那是一张庞大的网络，细密、循环、流动，经年累月。

地铁是城市的脉动。茫茫人海中，对生活的坚守、对梦想的追求，需要从地铁里出发、到达，集聚、散去。人头攒动、摩肩接踵，每个人都是洪流中被裹挟着滚滚向前的一粒沙子，沉沉浮浮地赶往自己的目的地。

这是一道流动的风景，上演着无数个故事。在这些故事里，有一个个阅读者的故事。

拥挤、晃动的车厢里，阅读者挤在并不起眼的角落里，手捧着一本不薄不厚的纸质书，凝神阅读着。在一片躁动的天地里，仿佛一朵朵安静的花。

在一片手机包围中，那本纸质书散发着柔和的光，如鹤立鸡群，如木秀于林，看一眼便难忘。阅读者既如此寂静又如此醒目，给旁边紧挨着的同乘者以安全感，丝毫不用设防。

阅读者会进入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。外界是纷乱的，内心是专注的，一派空明，如皎洁月光下的大地、湖泊，光华冉冉。嘈杂的声音已远去，身体和内心唯有平静，意气俱静。

阅读者还容易让人想起陶渊明的“桃花源”。一个人、一本书，便于喧嚣中构筑起了自己的心灵桃花源。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，桃花源里，怡然自乐，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。

阅读者年龄大小不一。有头发花白的老者，戴着花镜或拿着放大镜读；有边读边微动口型默念的；有两张脸庞偎在一起读的；还有一些稚嫩孩童，瞪着一双清澈的大眼睛目不转睛、津津有味地读……

那些书，有的是经久传承的经典名著，有的是最新畅销书，有的是外文书，有的是专业书，孩子的书有绘本、有科普书、有动漫书……

阅读者沉浸其中，手中这本书，可能是于现实“无用”的，但是对于滋养心灵又是不可或缺的，在闲适阅读中去体会书中世界的喜怒哀乐，感悟人生百味、天地大道；也可能是“有用”的，那些专业书籍有学生的课本、考研的外语书、应聘的技巧能力书、职业资格考试书。眼下乘坐的地铁，既是在通往现实目的地，又是在通往人生拼搏奋斗的目的地，时间在自己手中。

阅读，需要心境。地铁里这些阅读者，是先有宁静的心境才开始读书，还是在读书中创造了宁静的心境？

阅读者的存在，让地铁不再那

么拥挤焦躁，不再那么急急忙忙，让人知道原来生活还可以在阅读中实现一些改变，变得平和、宽敞、意境辽阔。

阅读是一束光，照亮前行的路；阅读者也是一束光，照亮周围，照亮世界。

我突然想起多年以前，在没有手机的年代，一位工作中“导师式”的领导，他说自己每晚睡觉前有个习惯，必须看一会儿书才能入睡，万一哪天晚上不凑手，无书可看，就是找一张包装纸，说明书也要看看。

很多人习惯做一个旅途中的阅读者。每次外出，计算着时间决定拿一本什么样的书，在路上的等候时间里，在早晨或晚上的闲暇里，有书相伴就不会孤独、寂寞、无聊。低下头沉入书中，是大千世界、无尽人生；抬起头，看身边，亦是风景。

夜深了，地铁总会有最后一班。此时的车厢里，已经是空荡荡的。最后一班，总会有一些人上车，或许是刚下晚班。车厢里的座位可以随便坐下，书也可以拿出来尽情阅读。此时阅读，也是一种放松和休息。

地铁飞驰着，车厢里更宁静了，灯光更柔和了。地铁似乎也很愉悦，能与这些阅读者同行今天最后一段时光……